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二十四回 癡丫鬟辭婚投水 聖天子減膳求言

素臣忙著令人撈救，自己亦奔入園，只見秋香如水淋雞一般，已被春燕救起，坐在初覽亭內哭泣。是日，春燕、秋鴻、天絲、小纏設席，替山東諸將夫人及金瓊妻柏氏接風。春燕等已各買有僕婦，春燕有一個丫鬟久不在旁，疑是在園中頑耍，因潛入園內來尋。恰值夏蒲飛跑進來，喊說：「秋香姐跳了湖了！」夏蒲便入內稟報。春燕便急趕入園，只見秋香已冒起水面。春燕是海西幻民，熟於水性，忙脫去衣襟，跳將下去。秋香已復沉水底，春燕泅入湖底，撈著頭髮，扶上岸來。一手挽發，一手扯住腰內汗巾，提至初覽廳內，將秋香肚腹卡在欄杆之上，吐出湖水，登時救活。素臣見已救活，便即轉身。須臾，春燕領秋香進房，水夫人命賞春燕銀五十兩。斥責秋香道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況可輕生戕害父母遺體？你平日要講孝道，怎這等不孝起來？賜婚是皇上恩旨，你不知感激，反生怨懟，更屬不忠！即你心有不願，也該據實向我說，何得投胡奔水？我因先太夫人遺言，另眼看待了你十餘年，不知感激，反累我驚嚇悲苦，是何道理？」

秋香痛哭道：「是秋香該死，懊悔嫌遲了！秋香原為感激太夫人恩德，才立志終身不嫁，要服侍太夫人，前日已經面奏太夫人托龍夫人苦勸，秋香已情願嫁人，接續父母氣脈，但不肯離著太夫人。今忽奉旨配雲南進士，遠隔萬里，若隨夫回籍，便終身不能再見。又因已奉了旨，料是沒有挽回，一時情急，想不如死了，魂靈還只在這裡，得依傍著太夫人，才做出這拙事來。如今被太夫人責備，已是深悔！秋香也顧不得羞恥，只求太師爺作主，辭掉此婚，隨分配給一奴，只要永遠服侍太夫人，就感恩不盡了！」水夫人與素臣等，俱不覺垂淚。

素臣道：「哥哥現經出仕，原該置妾，幫理家事；嫂嫂屢次相勸，哥哥執意不從。若得母親作主，命哥哥收秋香為妾，一則得以常侍母親，遂秋香之願；二則不致終於下賤，慰祖母之心；三則可以幫助家事，分嫂嫂之勞。不識母親意下如何？」水夫人因問秋香：「情願與否？」秋香道：「只不要離太夫人，都是情願的。」水夫人因吩咐素臣面奏辭婚，命古心夫妻擇吉收房不題。

是日，賀客填門，擁擠不上；更是龍兒遊街回來，百執事討賞；又湊著五色匠一百名，奉喚到府，替紫函等趕辦嫁妝；加以祭祖祭神，請東西兩宅諸親，犒合府酒席；還有無數皇親國戚，勳臣顯宦家，見小狀元迎過，無不垂涎，請了勢要官員，伶俐媒婆，爭先到門撮合。這一忙也就忙到盡情。更有騎著快馬，打著火亮，趕來說親的，見柵欄府門，方才轉去，打算明早再來，正是：俗情大抵皆趨勢，賢士無人愛才。

鸞吹見庚帖紛紛而至，把安樂窩內一張花梨大榻，高高的堆滿了，心裡又喜又驚；喜的是親已許定，得此快婿；驚的是未經出帖，怕有變頭。急問水夫人道：「小狀元是女兒的女婿了，怎又收下這許多庚帖？求母親作主！」水夫人道：「一言即出，龍郎自然是你的女婿。這些庚帖，是因一時沒有定婚憑據，合他們辯不清楚，強壓在這裡的。明日急急的刻出齒錄，注明聘東方氏字樣，先回絕了他們，再擇吉日行聘就是了。」鸞吹方才放心。

素臣忙到三更，方向藍田樓安寢。問龍兒：「舅舅寓在何處？明日謝恩後，自然要來謁見我。謝下朝，當先到他寓所一拜。」龍兒道：「舅舅寓在內城絨線衚衕。好教父母親歡喜，連舅婆也在京，明日一早就來看婆婆哩！」田氏大喜道：「怎舅婆也進京？」龍兒道：「舅舅從小沒離過舅婆又想看母親，故此同進京的。」素臣道：「會試舉人，不寓前門外，就寓國子監及東城，他反寓在西城，所以再沒處訪尋了。明日叫文敏、文惠、秋葵、秋蓮押轎去請，他們起身必不能早，只怕我到那裡，還見得著岳母哩。」田氏喜到極處道：「報龍郎中小狀元，那有聽見母親在京的快活哩！」

次日，素臣、龍兒俱五更入朝。飛娘亦五更出府，去見白夫人，將龍兒中小狀元，庚帖堆滿一榻，鸞吹著急惟恐有變之事說知，道：「文翁五子俱是神童，太夫人說，文章以麟兒為第一，怕不中真狀元嗎？那三個俱有親事，只麟、鵬兩公子未定，與兩個姪女，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對，該作急請媒說合，若被別人先下了手，就懊悔嫌遲了！」白夫人道：「文翁恁般顯貴，兩公子如此聰明，不知可肯俯就哩？」飛娘道：「文翁是何等人，只論門楣，不揀對頭的；況與大哥相好，妾身再竭力攙掇，包管便成！只要趕早，休被長手臂的先掇了熱鍋兒去！」白夫人連連點頭。

一俟玉麟下朝，便催逼著，請出金相、時雍兩人為媒，將自己生的書姐許與麟兒，翠雲生的鯤姐許與鵬兒，到府作伐。素臣已隨田太夫人到家，見過水夫人，安頓在藍田樓上。迎接過大媒。即稟知水夫人。飛娘已趕回府，竭力慫恿。水夫人及素臣，也愛二女相貌，又見兩女之名，與兩兒俱有關合，便一口許下了。擇了初八日，一行三聘，請出洪儒、抱愚為媒，向始升處行聘，金相、時雍向玉麟處雙聘。恰好虞揮、禹陵，倪又迂、國無雙四進士，俱因皇上定了十六日婚期，時日甚迫，遂俱擇這初八日行聘。古心又擇的是這一日，收秋香入房。

這一忙，也就與報小狀元一日相仿。人逢喜事，鳥弄歌聲，合家多眉歡眼笑。只有洪儒夫妻，囑嚶了一夜。素文有女，與麟、鵬兩兒同年，一進京來，就要說親。因素文與素娥兒好，欲許鵬兒。洪儒說：「麟兒正出，又名智囊，該許麟兒。」素文說：「婚姻天定，我們對天拈一闔看。」那知偏生拈著鵬字。於是素文立定主意，要許鵬兒。洪儒仍欲許麟兒。兩人一扭，把這事就攔了下來！及到鸞吹心慌，素文方才著急。差人向監中請回洪儒，情願許與麟兒。洪儒亦情願，如麟兒占不吉，即許鵬兒。正要請出丈人、姐夫兩人為媒，卻反被素臣請去為媒，方知兩兒已定玉麟之女。回家後，夫妻互相埋怨，以致一夜囑嚶也。正是：得鹿從來須捷足，亡羊何必更謀皮。

次日，秋香過來拜見。水夫人因秋香姓桂，令合家呼為桂姐，俟生有子女，方許侍坐稱姨；以婢女收房，不得同於側室也。是日，田寶將寓中僕婢就素臣，安頓於西宅第四進，與雲北父子同居。田寶已授編修，散館仍是京職，遂差人去接眷至府同居不題。龍兒齒錄刻出，求婚者才斷了念頭，復求配麟、鵬，及知亦已出現聘定，因想到素臣之姪，庚帖仍復紛紛而來。洪儒與素文商量：古心第三子文謹，與女鳳姐同庚，相貌才學俱好，不可再被別人占去。因請任公及始升為媒。阮氏見鳳姐貌美，兼有紅豆、素娥、湘靈、鸞吹數重親誼，亦願結庚。文柔占好寧文孫女，文訥占好徐武之女，俱擇十六日行聘。遺珠知四婢遭嫁，三姪行聘，俱是十六日，告假同鳳姐回府，田氏等俱來相見。遺珠道：「姪兒們沒有定婚，女兒原指望把遁姐做個還鄉女的，誰料俱被高才捷足者得去。早知如此，就不處這館也罷！」湘靈道：「妾身的小兄弟頗是聰明，不如結了親罷？」

遺珠道：「那使不得！不與娘舅做了姑夫衿子？生下男女，還是叫舅公好？叫姑夫好呢？」水夫人及素臣也俱說：「不便，龍兒不把嫡親嫡親的表妹做了舅母嗎？」湘靈聽說，也覺不便，便不再言。那知全身極愛喜兒伶俐，任母極喜遁姐幽雅，被湘靈提起，一邊全性、全身作主，一邊任公、任母作主，說是四門親家，並無稱呼，不由素臣、遺珠做主。請出始升、洪儒為媒，也揀十六日行聘。素臣主便做不得，聘禮卻須代出，次日，四聘四嫁，擠在一塊，又是一忙。四婢不捨水夫人及各主母，比親生女兒尤甚，個個哭得鼻泡眼腫。水夫人及田氏、素娥、湘靈，俱流淚不止。璇姑、天淵及久在一處的僕婦丫鬟亦皆垂淚。連著紅豆、遺珠、阮氏、飛娘、立娘並新來的婦女，俱被感動，太息歎歎。獨有秋香一人，嘻開著嘴，自得其樂，不掛一絲淚痕。正是：哭非假意為真意，笑似無情卻有情。

十七日清晨，水夫人方有心腸問遺珠館事。遺珠道：「館中兩長公主，兩公主，一郡主，一神姑，--神姑便是金蟬，是皇上賜的號，--這六人拜從受業。其餘妃嬪，雖稱先生，卻只三日一講解，閒時來質疑難。六徒中，只公主、神姑聰明，與鳳姐相仿。那兩個長公主、郡主。年紀雖大，遠不如矣。太皇太后把女兒愛若親生，皇后、皇妃俱以姐妹待，皇妃更儼若同胞，母親可以放心。」水夫人道：「神姑係黃馬所化，怎便能像鳳姐一般聰明？相貌如何，想是全脫了物類氣質？他筋骨原是馬化的，一日能走一二千里，可知勇力非常的了。」母女正在敘論，四進士俱到門謝親。素臣先與水夫人酌定：嫁諸婢以姪女之禮；水夫人因以見之。見四

人中，年俱二十四五，其一人尚未滿二十，即生勝之夫國無雙也。暗忖：「年紀俱相當，相貌又清秀魁梧。各有好處，足為四夷婢之偶。」甚是歡喜。復求見田氏等，因諸媳年輕，托故辭之。素臣未下朝，古心出陪款待。正待坐席，何如、橋樑公、敬亭應詔進京，同時到府。惟觀水以疾辭不至。因復添備三席。四進士拘新婿之禮，上了兩道湯，即便告辭。古心堅留，方坐完正席。

古心送出。擺上小案，與何如等暢飲，直吃過午，方欲撤席。又值素臣下朝，洗盞更酌，至日落方止。三人皆大醉不能出城，在日升堂大榻之上，豎頭平開五鋪，頻以濃茶解醒，同榻而臥，並頭連足，談至四更方睡。五鼓，俱入朝待漏，班齊後，吏部引何如等朝見。奉旨：文點、水唐以翰林院檢討，聯山以國子監學正，俱照原徵補用。

留素臣入謹身殿，問：「令叔何以疾辭？大小學急須開設，今缺祭酒，何人可任？小狀元已就館職。餘四子俱宜入監，為太子四友，藉以琢磨。一切衣履飲食，中宮料理，不須素父費心。」素臣奏謝道：「臣叔文雷，解組已久。願守祠墓。陳選得正學之宗，堪以兼管祭酒。臣四子當令人學，伴太子讀書也。」天子因即降旨：文雷准以禮部右侍郎致仕；以少詹陳選兼管國子監祭酒事；令禮部考選各官子弟及民間俊秀，入監肄業；令飲天監擇日開學。

留素臣早膳，天子道：「朕前擾素父歸，方知宮中飲食之侈。今除清寧、仁壽兩宮外，朕與皇后每日定以六簋；皇妃、太子以下，皆五簋；命婦以下，皆四簋。計每歲可省數萬金。以添補太學生徒膏火。此外有似此者，及有裨於政，有利於民之事，祈素父賜教！」素臣懷中出疏，奏稱：「臣正擬獻納芟蕪，因有數條，當出自聖意，不便廷奏。適承明問，敬呈御覽！」天子忙接看時，是：

- 一、減宮女：凡年滿二十者，俱遣出給親，永著為例。
- 一、減內侍：定限三百名為止。闕割起送，俟缺再補。
- 一、減月賜：內監非有功不賞，革除斬直奏定月賜之例。
- 一、減恩蔭：內外臣非有勳德及殉難節義，不蔭子姪。
- 一、放入宮田：諸法王、西天佛子、國師、真人、景藩、斬直入宮田共一十三萬五千餘頃，皆占於民，悉行給還原主。
- 一、放已故內臣賜田：查雖奉有恩旨，實係強圈民田，亦請給還原主。
- 一、放減內府所畜鳥獸。
- 一、復建文帝廟號、年號。
- 一、改景泰帝諡號，擬號恭宗景皇帝。
- 一、賜於謙諡祠，擬諡忠肅，祠曰「旌功」
- 一、錄太祖配享功臣、殉難忠臣絕封者後。
- 一、禁生徒傳習陸九淵偽學，撤從祀聖廟主。

天子逐事嘉贊，看到後五條，說道：「改景泰帝諡號，賜於謙祠，上皇與朕久欲行之。錄絕封，亦朕所欲行。至復建文廟號、年號，撤陸九淵從祀主，則非素父不能也！當奏聞上皇，即日行之。」膳畢，素臣乞假三日。天子道：「此十二事，朝臣即終年不假，亦不能辦。此後如有家事，不必陳乞，知照內閣可也。」

素臣下朝，即往見何如。何如已被首公、心真、誠之、無外、雙人公席接風，同敬亭、梁公俱往無外寓所赴宴。素臣隨去闖席，首公等俱大喜道：「快著人請了古兄來，則家鄉親友畢集矣！」須臾，將古心請到，歡呼入席，開懷暢飲。素臣因隔了幾重禁門，一到日落，隨古心起身，而約在座諸人，次早入城便飯。

到府，即稟知水夫人。水夫人道：「我因一時未能回家省墓，見五叔辭官字上，有照管祠墓之說，意欲措銀一千寄回，托五叔修理祠墓。誰知問起媳婦，說皇上賜的一萬銀子，已只剩三百兩，一月內用去萬兩雖俱有帳可稽，但未設立專司，難免影射之弊。你既給假，該捉空料理。明日又要請客，兼替四義女做朝，將來滿月回門，都是少不得的禮數。銀錢也要策劃，帳目也要清楚，前借敬亭、無外銀兩，也該清還，可就打算一打算。」

素臣道：「還有御賜一千兩金子，明日可帶二百兩回家，請五叔修理祠墓。匡、景兩處，各以三十兩清還。餘存七百四十兩，易銀日用，且到用完了再處。至要設主司，便不只銀錢一事。須以劉媳為刑總，凡總管稟究內監官女奴婢，俱擬斷髮落；以沈媳為戶總，凡總管送到銀米冊票，俱查核註銷；以任媳為禮總，凡總管送到門簿及文書稟札，俱查察登記；以林郡主為兵總，俟中軍總兵到任後，一切中左右三營操演賞罰事宜，俱聽裁決；以媳婦及公主輪主內庖，專司母親日膳及祭祀之事。立文虛、張順為正副總管，稽查約束合府男僕；文媪、沈家稽查約束合府女婢；各賜板子一根，皮鞭一條，重事稟究，輕事徑行發落。廖監如有勒索門包，稽遲公事，傲慢賓客，失誤門守等事，並令總管查察稟究。只有銀子是一件難事，賜金賜銀，也只約月餘用度。吳江田租，母親與孩兒意見相同，要留為惠恤鄉里之用。食祿千石，還不夠每年食米。各督撫提鎮規例，及戶工二部贈費，已經革除。做了國公宰相，又不便借當，埋沒君恩，豈非難事？」

鸞吹道：「『不貪泉』內藏銀，敢還現在？只除了母親、二哥，沒人拿得起來。」水夫人道：「那原是大小姐掙上的，已借用了許多，如何還可動他？若可取用，進京時也帶了來了。」秋香道：「那財想是活的，現在園裡也有『不貪泉』，洞裡也有泉，管請太夫人去一看，就現出形來。」水夫人笑道：「休說癡話，明日要打發四處去做朝，又要請客，各人該去安息。銀子之事，暫且丟開罷了。」

次日早飯前，諸客俱到，先用八鮮麵，即擺圍碟，細酌談心。首公道：「素兄可記得那年初次出門，錢行言志之事了嗎？如今都是原人，只少日京，卻補上樑公，人數一個不少。前日乃言志之會，今日則行志之會也。素兄功業，所行已過所言；諸兄與弟，應以行不及言為恥。生逢明聖，而一無展布，何以答君父，復友生乎？」心真、成之、雙人俱道：「我們苦思力索，要說幾句好話，做幾件好事，以免素餐之恥。無奈俱被素兄連一連二的做去，把事都做盡了！昨日不是約著首兄及各本衙門相好同僚，要公上一疏，將法王等入官田畝，分別價買、占奪，清還民產？豈知科抄已發，不論買占，一概給主。抄上十二件事，那一件不是有裨國政，不可愧可歎？」

無外道：「改戾帝諡號，已不敢言，何況復建文廟號、年號！至減宮女、內侍、鳥獸，連該減不該減，都不知道，何從立說？宦官月賜，一發連名色不知，又何從著想？這也是素兄地位到了那裡，復與皇上做了忘形之交，才得如此進言，以成此盛治！」首公道：「減恩蔭，撤子靜從祀，弟亦曾想到，只緣礙著同朝情面。現在素兄崑玉，及何如、成之、梁公、雙人，那一個不是邀得著恩蔭的人，怎好發這無情之議？子靜學雖偏執，後儒推崇者多，恐自己地步還勝不得他，未便遽議辟禁。直到後來，接著科抄，體味上諭，細想公爾忘私，能言距楊、墨的道理，又是鐵板注疏議行之事。此則由於見不明，力不定，非地位不同之故也。」

眾從紛紛議論，無不歸美素臣；素臣亦惟俯首謙謝，歸功天子。獨有敬亭正襟危坐，梁公莞然微笑，不發一言。首公等俱覺有異，逼問其故。梁公道：「素兄功蓋宇宙，德濟蒼生，誠足滿諸兄之志。而弟與敬亭在途私議，則有不能為之解者。」素臣大喜，求聞已過，首公等俱相顧錯愕，不知何故。正是：

經營誰識良工苦，攻錯全憑好友功。

總評：

寫四婢得賜婚進士，而猶掩面悲啼，固足見水夫人之盛德，然不若秋香投水為透頂之筆也。有此透頂一筆，可勝百千萬筆。名士作文，學得此筆，便可省卻無數筆墨。

鸞吹著急，特寫龍兒；飛娘出府，牽出麟鵬；素文囑囑，更由麟鵬牽出文謹，鵬帶柔訥，遺珠懊悔，總表諸兒。而遁喜聯姻，又復牽連而出，咳唾落九天，隨風生珠玉矣！尤妙在前以忙到盡情，起中以忙與極狀元相仿。束後以又是一忙結。若止敘其忙，而

如許情節無不入貫。允為文法之秘！

四婢哭泣至哀，而秋香自得其樂，寫水夫人之盛德感人，亦是透頂之筆，然寫哀易，寫樂難。寫哀則意想猶人，寫樂則蹊徑辟也。學為文者知之！

天子求言，而素臣之疏即出自懷中，方是一德一心，特與休哉。穆然想見虞廷賡之盛！

改景泰諡號，賜於謙諡祠，正史所行；復建文廟年號，撤陸九淵從祀，正史所未行。野叟之見，迥出台閣祠館諸名公之上！

素臣雲：「不便借當，理沒君恩。」所見甚大，吳江田租留為賑荒等用，更屬廣播君恩。古大臣作用，較之潔淨自好者，相距霄壤！

出門言志是起，小兒言志是結！此處首公提出全件，將言志，行志比勘一番，是中間一束。起、束、結三筆，缺一不可。